

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

麦克米伦儿童图书公司惟一合法授权  
全球中文简体版权所有

明日战争

# 黑暗成为 我的朋友

[英] 约翰·马斯登

约翰·马斯登作品

全球销量突破

250万册

本书获澳大利亚图书  
年度销售冠军

知识出版社

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 之四

明日战争

黑暗成为我的朋友

DARKNESS,  
BE MY  
FRIEND

[英]约翰·马斯登 著

闫亚军 周维 范立瑛 译

知识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2004-J374

DARKNESS BE MY FRIEND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

John Marsden 19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成为我的朋友/(英)约翰·马斯登著;闫亚军,周维,  
范立瑛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 6

(明日战争)

ISBN 7-5015-4342-9

I. 黑... II. ①马... ②闫... ③周... ④范...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20 号

责任编辑:李 丽 李辛海

封面制作:大 象

**明日战争(黑暗成为我的朋友)**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45010)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2 印张 65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5-4342-9/E·35

定价:84.00 元(全六册)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

约翰·马斯登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9   |
| 第三章 .....  | 16  |
| 第四章 .....  | 32  |
| 第五章 .....  | 36  |
| 第六章 .....  | 43  |
| 第七章 .....  | 47  |
| 第八章 .....  | 54  |
| 第九章 .....  | 61  |
| 第十章 .....  | 71  |
| 第十一章 ..... | 78  |
| 第十二章 ..... | 86  |
| 第十三章 ..... | 97  |
| 第十四章 ..... | 100 |
| 第十五章 ..... | 107 |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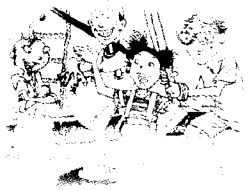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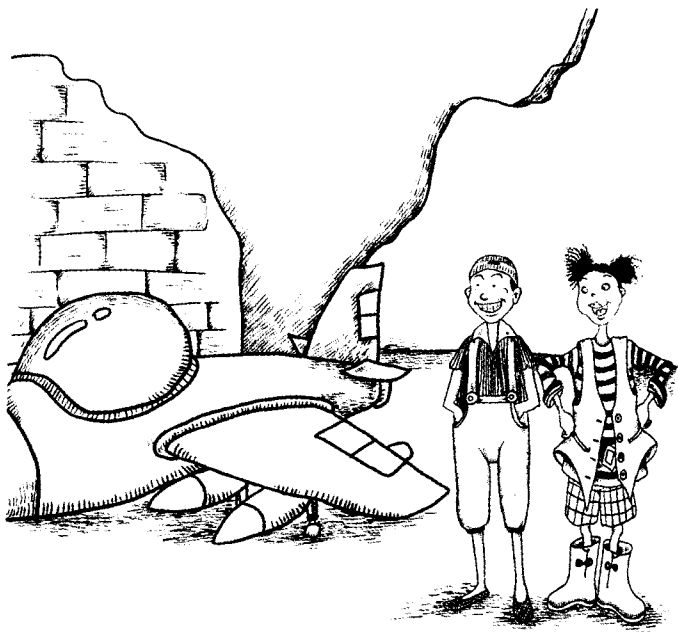
|            |     |
|------------|-----|
| 第十六章.....  | 121 |
| 第十七章.....  | 128 |
| 第十八章.....  | 140 |
| 第十九章.....  | 146 |
| 第二十章.....  | 155 |
| 第二十一章..... | 165 |
| 第二十二章..... | 170 |
| 第二十三章..... | 175 |
| 尾声.....    | 178 |



## 第一章

我不想回去。

这听起来是很随便的一句话，不是吗？就像“我不想看电影了。”“我还是去参加晚会吧，不去看电影了。”“今天我不想看了。”只是一种极普通的表态。





## 黑暗成为我的朋友

但事实是，每次一想到回去，我就会特别的难受，好像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我甚至可以想像出这样一幅画面：我的前胸都贴到后背了。

我想让每个人，甚至任何人都承认我正在冒着生命危险这一事实，他们需要我做的一切是那么的艰巨。

“生命，当然是宝贵的。”

因为年轻，你可能不曾有过这样的体会。

虽然只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但我也不想失去生命。对于其他事情我知道的不是太多，但这一点我是绝对知道的。

所以，我需要几周的时间去认真地考虑。

确切的说是五天。从芬利上校提出要到我们到达飞机场，整整 5 天时间。



说起来我是真的生气了，感觉自己受骗了，他们把我当作塑料玩具一样对待。需要我就捡起来玩一会儿，不需要了就扔到一边去，并且是到处乱扔。

芬利上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总像对待他手下的士兵似的。在他看来，我们与他的军队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应征入伍去打仗，而我们没有。就在昨天，在穿过马路之前，我们还需要儿童过路辅导员呢。是的，我知道，人们已经告诉我一千次了，在一些国家的军队里有 11 岁的士兵，但是





我不关心这个。

我想对他们大声喊：“那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样。”

这对我来说关系重大。

好像只有菲依能够明了我的感觉。但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承认，虽然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不想看起来像一个懦弱的人，而是想比每个人都坚强。当然了，我知道菲依也有她坚强的一面。但是我愿意比她更像一个领导者。然而当我坐在那儿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却说她要回去，而且是那么爽快。

我真的很生她的气，因为那是让人发疯的一件事情。

在新西兰待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候，噩梦开始了。我们为已经逃脱了一个噩梦。但事实上，有些噩梦是逃不掉的。这个噩梦跟着我们一直穿过了塔自曼。在我们的祖国受到侵略之后，他们把我们空运了出来。我们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看着朋友们死亡，我们的一些蓄意的行动也导致了其他人丧生。

我们只不过是典型的战争幸存者。

就是在那时，这个噩梦全面开始了。

此时春天结束，夏天来临了。这个季节与整个事件恰巧吻合，它的开始就像一场灌木丛的火灾。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暗示或者说警告，是在难民中传开的一个谣言，说一些人将会被送回到被占领的地区。可以跟新西兰士兵一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定，或是成为游击队员。

我什么都没说，我认为他们是不会过问我们的，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李首先听说了这件事情，他说：“打赌吧，我们一定在名单上。”

我一直都很诚实，从开始记下这些材料开始，一直都是这样。我认为他们不会过问我们的原因是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天啊！难道我们做的还不够吗？我们炸毁了一艘船，破坏了科比勒海湾，在沃威杀死了一位将军；李的腿受了伤，我们失去了3个伙伴（我甚至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我们曾与死神对视，感觉到它冰冷的手指正在掐紧我们的脖子。要怎样他们才能感到满意？难道在他们说出“好了，这已经足够了，你可以不用参与战斗了。”之前，我们都必须得死吗？

我们还得付出多少？

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心烦意乱。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当战争仍存在时，他们不会说：“看，没有你们这帮家伙，我们也会继续下去，你们去避上一两年吧。”





小的时候，就有人教育我们生活会很公平，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如果十分想要某个东西，那你一定能得到。

现在我知道那都是些废话。

我得承认新西兰人曾经对我们很好，当然，这就使我们更难拒绝芬利上校了。一开始，他们就整理好了许多意见和材料，我们都积极地接受了，就连不愿意去看精神病专家的霍默尔和李也都接受了。我和他们为我安排的心理医生安迪走得很近。她就像是我的第二位母亲。

事实上我们有假期，有一切。我不是开玩笑，我们就像英雄一样，想要什么，他们就给我们什么。我和菲依曾经一连几个星期向他们索要想要的一切，到后来突然我就厌倦了这种游戏。

我们到处旅行、游玩，几乎跑遍了新西兰的旅游胜地。

安迪说我四处乱冲就像个患“狂躁病”的人，一个精神病专家说出这样的话太不得体。

接下来的事情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到学校去做报告，为战争筹一些钱。我们尝试了3次，然后一致同意把它尘封起来，永不再提那次失败，哦，确切说是3次失败。现在想起来我的脸还会变红，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太过于自信了，认为那只不过是小菜儿一碟。



第一次做报告是在一所小学，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正在体育馆里等着。由于时间搞错了，我们晚了 20 分钟。我们一进校门就听到了他们的欢呼声。嘈杂声让我们判断出那可能是午饭时间。如果我们的报告精彩的话，可以扭转那种形势，但是我们的演讲并不精彩。李的声音太温柔了，没有人听他讲。霍默尔在演讲中出现了太多的“嗯，啊”。菲依只说了 30 秒钟，看上去就好像要哭出来了。凯文想开玩笑来缓和一下，但也失败了，孩子们发出讥讽的笑声，最终他大发脾气，冲孩子们大声喊：“住嘴”。这些都让人感到极为尴尬。

我就不说我演讲时的情况了。

第二次还稍微好一些，因为这次至少我们准备了，而且这次是在一所中学。李是最好的，因为他准备了一个麦克风。而在霍默尔的演讲中，他这样说到：“我们啊，我们嗯，我们走，啊，到这儿，就像啊，呃，导弹发射井，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艾莉对吧？或者说在凯文回来之前如此，对吧？”

到了第三次，凯文拒绝再这样做，李在站起来演讲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坛水。菲依的演讲很成功，但别人都没有太大的提高。

从那之后我们就放弃了。



就是在最后这所学校，威灵顿的柏恩高级中学，在安得莱路旁边，我遇到了亚当。演讲结束之后，我们在十二年级，他们称之为六年级的普通教室相遇了。这个年轻人将资料递给我，跟我聊了起来。他是一个学生长，上身穿着有很多徽章的西装，给人感觉像当地的一个英雄。游泳、橄榄球、辩论，他都参与过。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能够不用胳膊划水，并在 65 秒钟之内游过一个 50 米长的游泳池。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对我，他用上了他的胳膊。就在同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会，我去了。我好久没有参加过晚会了，都忘记应该怎么做。在去之前我没想过吃点东西，因为我想他们那儿肯定准备好了食物。但当我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的食物是这样的：一盒炸土豆条，一碗冻豆子，还有半打熟过了头的香蕉。更糟的是，在前半个小时内，我喝了 3 杯白兰地。到 11 点，又喝了几杯白兰地（比亚当喝得还多）之后，我醉了。

而他却在突然之间改变了。刚才我们只不过像老朋友似的开玩笑，接下来他就吻了我，并带着我穿过走廊向卧室走去。我想说：“嘿，这就是美丽而又古老的罗曼蒂克吗？这是它的前奏吗？”但是他吻着我，我很难说出来。

进入卧室以后，我们倒在了床上。他动作不怎么优雅得





体。突然之间我感到头晕、恶心。

那次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第二天我觉得难受极了。我的头疼得厉害，肚子也一直在叽里咕噜乱叫。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放荡的一个女人，为此我感到恶心。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到了大约3点钟的时候，我给心理医生安迪打了电话。

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勉强说出口。说到最后我再也抑制不住，哭了起来。我感到特别羞愧，因为自己是如此的可耻。我坐在大沙发的深黄色垫子上大喊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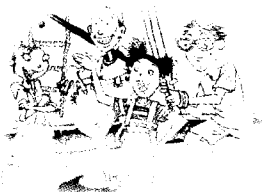
安迪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她是我遇到的惟一个可以让你有时间去思考要说什么的人。她从来不会在某方面给你压力。她就坐在那里，注视着你，等待着。

最终我坐起来一些，抽噎着，流着鼻涕。她用那些真实的事情做为麻醉剂，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如问我对罗彬的死有怎样的反应等。她走之后，我感觉稍微好了点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罗彬的死和我做事方式之间有任何联系。

我认为也许回去是一种弥补的方法。

为了自尊，我可以不顾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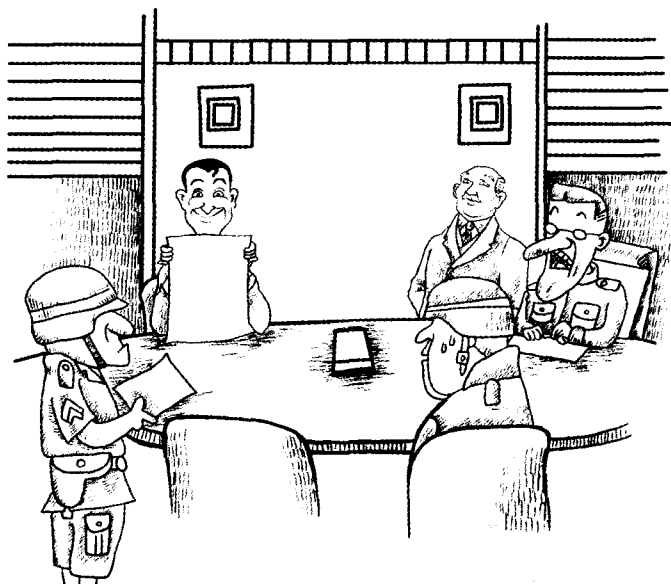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就在灌木丛的火着得更旺之后一天，出现了要难民当游击队员的谣言。紧接着，我们5个被叫去体检。

我们得到了全面的治疗，不仅有身体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从“你早饭吃了什么？”到“战争结束之后，你还想当个农民吗？”，从“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到“诚实和





忠诚哪一个更重要？”大约问了我们3千个问题。

吃午饭的时候，他们让我们用力咀嚼一些沙拉和乳酪。我问霍默尔：“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他慢慢地说：“我不知道。好像他们正在给我们做体格检查，看看我们是否康复。也许这个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对霍默尔说：“我们仍然是一群身心严重受创的人。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会让我们做任何事情的。”

我对此深信不疑。

接下来是什么呢？我想是与芬利上校的一次面谈。那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忙人。在一个星期六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给霍默尔打了一个电话，问我们是否能和他见见面。

第二章



你不能拒绝芬利上校，所以我们便关掉电视去见他了。那一共有6个官员，两个澳大利亚的，4个新西兰的。没有人给我们介绍，这似乎有些不礼貌。其中有一个人的制服上挂着非常多的金穗带，他都可以把这些穗带熔化之后卖掉，拿着这笔钱退休了。

我们被安置在芬利上校那个墙上挂着精致的老式图画和充满烟雾的小办公室里。我们坐在那儿被盘问了半小时。他们拿沃威区、科布勒海湾和斯涿顿的地图，想知道各种各样的信





息，像在巴克街的树有多粗，进入巴拉尼海湾的公路的情况，等等。

问题问得又快又多。我们 5 个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意见，而我和霍默尔则对每一个答案都有分歧。

“默尔敦街和西街的交汇处有一个服务站。”

“这两个街道？不，没有。”

“那儿有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但是绝对没有服务站。你认为那儿有个什么服务站？”

“你知道，就是那个老的，鲍伯，唉，不管它的名字是什么了。”

“鲍伯，它在马尔顿街和哈尼街的角上，而且是比尔，不是鲍伯。”

“凯文，我是对的，是不是？就是马尔顿和西街。”

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霍默尔甚至都不理我了。

星期天午饭之后，一个年轻小伙子没有任何理由地来拜访了我们，我们看不出他为什么来这儿。他叫艾恩，二十五六岁。从走路的方式上，能判断出他是一个军人。他穿着一条牛仔褲和一件灰色的耐克 T 恤衫，坐在那儿闲聊了起来，就像

